

# 人间城郭的缩影

——评池莉新作《大树小虫》

■何群

在完成上一部长篇小说12年后,池莉于今年夏天推出40万字的新作《大树小虫》。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近一百年,涉及两个家族、三代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前这个美好而复杂的时代中不安的人们。写人民的人性和生命方式,是池莉一直以来的写作宗旨,这在作品中也得到了贯彻。可以说,本书是池莉以炽热的灵魂感应生命而结出的硕果。

对于书名,池莉的阐释如下:“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棵大树,人类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能够在这棵大树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表明作者是以冷静旁观的态度写作这部小说的。冷静旁观令作品具有磅礴的真实力量。正如多年前池莉在《我坦率说》中所言:“我学医从医一共八年,这对我选择哪一条文学创作之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赤裸裸的生与死,赤裸裸的人生痛苦将我的注意力引向注重真实的人生过程本身,而不是用前人的眼睛去看人生。”对“烦恼人生”的“仿真”书写,是池莉最擅长的,这一写作特色也成就了她的“新写实”和“平民文学”。她写市民群众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但其中蕴含着对人生终极价值问题的探求。

《大树小虫》以富商出身的钟鑫涛和高干出身的俞思语为男女主角,围绕他们的婚恋、产子,延展出两个家族、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命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可谓个性鲜明、跃然纸上。可

是若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则非俞思语的母亲任菲菲莫属。极有语言天赋的她,成长于上海,从小就喜欢模仿播音员,最大的兴趣爱好是背诵《新华字典》。这一语言方面的天赋,使得她调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后一夜走红。置身名利场,她如鱼得水,可最终却因过于繁忙而累垮了身体。

小说最具思想性的地方,体现在长期住院接受治疗的任菲菲对现代医学的质问:这个世界,给予她的,是统一的病名,统一的检查,统一的指标参数和统一的治疗,否认她是一个个体。她的症状、程度、感觉以及身体机能,与其他同病名的病人都不同。即,病人各有各的不同,可仪器和药物却是一样的——多么发人深省的反思!小说对陈腐观念的抨击无比犀利,展现出作者的魄力和胸襟。

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非常注重把握人物的突出个性和关键表情,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例如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钟永胜、爱思考的高官俞亚洲博士、心志高洁的俞奶奶彭慧莲……《大树小虫》因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而富有迷人的文学色彩。



《大树小虫》

池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亦且最富足的内在源泉,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涵浇灌着语言。”(德国洪堡特)作者以智慧心灵拥抱生活、思考生活、冷静解剖生活,《大树小虫》由此在语言风格方面富有简洁明快的美感,恰如池莉接受采访时所说:“语言不惜打破既定语法,去掉能够去掉的虚字、虚词,字字句句都是骨头,都有以动词为主导的活力感与代入感。”例如下面

这段对任菲菲的叙写:“缠绵病榻不再播音只要两三年,人民群众就会忘掉她。电台新人辈出,又冒出金话筒、银话筒,一个比一个会向听众献媚和煽情,人人都从模仿任菲菲起家,个个都自称风格独创,还故意走歪路走邪路,挑逗尖叫、油嘴滑舌、插科打诨、胡说八道、罔顾常识还自鸣得意。任菲菲砸烂了一直陪伴她住院的收音机。使劲砸。全病房都听见了破坏声。”简明而有力,毫无冗长拖沓之感。

《大树小虫》的扉页上,有恩格斯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还有巴西诗人卡洛斯·安德拉德的五行诗:“大地上的罪行,我怎么可以原谅?我参与了其中一些,另一些我躲在一旁围观。”由此可知,池莉写作本书的初心,是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广度。生活是不完美的,有时候生存的真相残酷得可怕。婚姻,可以说是生活中最复杂的事情之一,太多的人,婚姻情感千疮百孔。早在唐代,女诗人李冶就有《八至》:“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这样一种“至亲至疏”夫妻,在《大树小虫》中以钟永胜与高红二人

之间的微妙关系最为典型。钟永胜总有金点子,高红总有实施办法,夫妇俩可谓珠联璧合。例如,他们成功地策划了儿子钟鑫涛和未来媳妇俞思语的“偶遇”、恋爱、成婚。又如,他们在经营企业方面相得益彰。可是,在灵魂深处,钟永胜早已背叛了妻子高红,而迷恋青春靓丽的格瑞斯。不过,钟永胜表面上还是一个好丈夫,还是大家开玩笑的那种“暖男”,还是为子女树立了一个良好的父亲形象。人性的复杂多变,在这里得到了深刻的揭示。书中诸如这般的揭示所在多有。《大树小虫》的人性含量,丰富了对人性的理解,这即是池莉市民书写的美学意义。加之人物形象鲜活、语言风格独特,池莉这一长篇小说的审美含量也是异常丰富的。

《大树小虫》共两章,第一章叙述众人物纷纭的人生经历,360页;第二章讲述男女主角钟鑫涛和俞思语2015年度实施造人计划的始末,不足70页。或许是因为第一章写得太精彩了,相形之下,第二章显得仓促、单薄。

总体而言,《大树小虫》是一部成熟的力作,是苍穹之下人间城郭的缩影。多年前,池莉写过一篇散文《冈巴拉之悟》,在其中表达了她的志愿:“我没有目的地。我的热爱永无止境。无论生不逢时还是生逢盛世,我都应该不骄不躁,任其自然,无怨无悔,尽我所能。”池莉用她的一本本畅销小说,尤其是这本《大树小虫》,兑现了这个对自己的承诺。

# 东西礼仪冲突中的试探与优越感

——读《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禾刀

乾隆五十八年阴历八月初十(公历1793年9月14日),在清帝热河行宫(位于今承德),乾隆皇帝接受了大英使臣马嘎尔尼勋爵的觐见……这注定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觐见,其意义不仅在于东西方两大帝国在相互试探中实现了权力顶层的首次交往,还在于这次事件成为后来学者试图解剖清廷没落的一把“钥匙”。

此前,包括费正清在内诸多学者对此以“中国中心论”为研究视角,得出“十全老人”乾隆颠预昏聩、夜郎自大的结论,同时认为,近半个世纪后相继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正是此时埋下的“因”。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何伟亚的研究方法区别于此前学者,他在其著作《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中,将清英两大帝国放到相对平等的历史层面,摒弃了以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为论据的先入为主观点,着重从清帝国统治状况的全景式考察和宾礼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在使团访华的整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争执和迷惑,并非跨文化的误解,清廷拒绝的乃是马嘎尔尼描述礼物时所刻意展现的优越性。何伟亚认为,这一事件反映的“不是文明或文化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这是两个扩张性殖民帝国的接触,它们中每一个的组织原则都与另一个的不相兼容”。

在国际外交礼仪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的时代,对东西方礼仪差别化予以足够的

宽容,是相互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前提。然而,此前尚无高层接触的两大帝国显然各秉雄心。“到马嘎尔尼勋爵携乔治三世的信函到达清廷时,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广阔、最富有、人口最多、连成一片的政治实体。”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刚刚萌芽,其成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得以显现,但赢得七年战争,并在向东殖民上收获甚多,尤其是海洋霸主地位的确立……英国同样拥有足够资本傲视全球。尽管乔治三世的信函充满谦卑,但他的使臣马嘎尔尼显然不愿入乡随俗。拿破仑就认为,“马嘎尔尼与中国人打交道,应该入乡随俗,因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决定在其领土范围内外来者应如何与其打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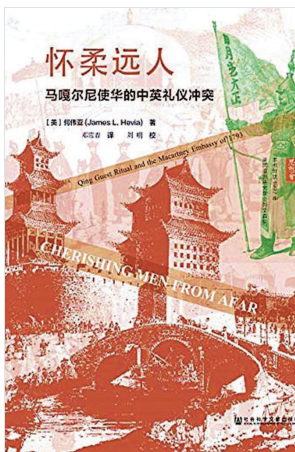
何伟亚对清廷礼仪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乾隆之所以选在热河而不是北京接见英国使臣,并非有意怠慢,而是推行“多主制”的清朝试图以这种方式弱化英国人对“朝贡体制”的不适。马嘎尔尼坚决反对跪拜礼仪,乾隆非但没有坚持,还要求朝臣按马嘎尔尼的要求向乔治三世画像行礼,以示对等。这在清廷礼仪中是史无前例的。清廷的礼仪极大限度尊重了马嘎尔尼的意见。但马嘎尔尼似未意识到乾隆释放的巨大善意。他甚至对一路上的周密招待、补足给养等,也认为是乾隆不想见他的拖延推诿之策。

在何伟亚看来,觐见仪式上引发的冲突,并非因为仪式本身。此前清朝对于远

道而来的客人,想的是如何尽地主之谊,让客人吃好喝好玩好。更何况,马嘎尔尼此番访问打着为皇帝祝寿的旗号。在清朝的话语体系里,给皇帝祝寿的意义不可超越。所以马嘎尔尼无论是想抛出六条还是十三条建议,都是对这一主题的削弱。因此,马氏在礼俗场合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确有轻视皇权、对皇帝本人大不敬之嫌。乾隆对马氏不远万里带来礼物的轻蔑,更像是礼仪上的矮化,对马嘎尔尼“无礼”的变相回击。

需指出的是,此前的8月16日,清廷收到报告,“称英国卷入西藏叛乱,而叛军随后即与清廷驻藏部队交战”。马嘎尔尼极力否认,但显然未能说服朝廷,只是乾隆念客远来而未过分计较,但并不代表心里没有阴影。当所有事情叠加后,双方冲突便不可避免。礼仪冲突充其量只是双方对一系列事件认知差别的外在表象。

与英帝国志在全球范围内的开疆拓土不同,清帝国致力于向内的和平安定,其所有政策是力保皇权治下的万世太平,海禁便是写照之一。正因如此,除了来朝贡的外国使臣,清廷向来把外国人安置于边疆地带,包括贸易也尽可能远离朝廷。“尽管俄国人曾一度获准在北京进行贸易,但这是因为那时没有其他地方供他们贸易”。当清廷在北方边境城市“恰克图建立市场,所有对俄贸易都在那里进行”。英国要求开放北方口岸,必然远超清廷想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邓常春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象,因而没有任何通融余地。

毫无疑问,清朝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对远道而来的西方贵宾缺乏深入了解,似乎也无长远接触和深入交往的打算,所以处处设防。表面的热情接待,实际是半招待半监督半限制,让马嘎尔尼既觉得盛情难却又迈不开四处打探的步子。至于整理军队,故意示弱,更是弄巧成拙。

对于清帝国,英国之所以客气,一是因路途太过遥远,二是对东方帝国因不甚了解而形成某些忌惮。当他们彻底摸清对方的底数后,战争的脚步便不再遥远,尽管鸦片贸易这一由头会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但他们毫不在乎。需说明的是,“日不落帝国”在海外的每一次登陆,开始时都像马嘎尔尼的出访,表现得谦卑平和。当其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借助强力占领便自然成为他们理直气壮的选择。这一点,英帝国在非洲大肆掠夺奴隶和珍宝、在南亚苏门答腊争夺香料,在北美洲争夺海狸皮毛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说来,礼仪冲突只是两大帝国内在冲突的外化表现之一。